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考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録監生臣余清標

春秋考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

天王崩赴于諸侯不名諸侯卒赴于鄰國則以名卒正終之事不可以不嚴也天子一人也不疑于不正故不名此天子諸侯之辨非謂尊者不名卑者則名古者本不以名為重死而未卒哭猶不諱其名至卒哭以為生

事畢鬼事始然後舍故而諱新蓋以別鬼事而已所謂舍故者舍其舊君之諱親盡則不諱也故衛侯名惡其臣亦有名惡者蔡侯先有申後復有蔡侯申春秋無譏焉而禮乃以為諸侯不生名吾固言其非矣

公羊穀梁以日月為例吾固言其非矣抑嘗攷之隱三年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左氏曰壬戌天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桓五年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以為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故書以二日襄二十八年十

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左氏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徵過也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左氏曰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僖九年書甲子晉侯佹諸卒左氏曰九月晉獻公卒秪以崩弒卒一事推之前天王崩以壬戌葢誤赴日陳侯卒包以二日後天王崩問日始知為甲寅是不赴以日也商人弒七月而言九月是不赴以實日也晉侯卒不言月而左氏書為九月是史得之而晉不赴月也

其參差不齊如此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或不告以月或不告以日史能一二盡問而益之乎有一不及問而闕則當以為例者廢矣左氏之言雖未必盡實要之日月理無皆得其全者春秋雖欲為例而不可得也

凡經言尹氏有二有以官舉者有以族舉者書言尹氏御事此以官舉也蓋凡官之長皆謂之尹故總言庶尹而尹氏云者猶諸侯言曾孫侯氏也詩言尹氏太師此以族舉也蓋太師而氏尹者故以其族盛而併舉之而

此尹氏云者猶言崔氏出奔衛也學者多不暇辨類以為族舉故以尹氏御事自成王以來言之為已前見非春秋所譏則從左氏以君氏為正蓋失之矣尹氏以族舉自幽王已見之而至于桓王之世此其所以謂之强也其末至于景王之後遂專廢置則已極矣然成之十七年有以尹子書者則何以不舉其族此大夫而以爵見者也大夫非三公之任雖二義蓋不相妨也

王制天子之縣内諸侯禄謂王之公也大夫食采于畿

內者也外諸侯嗣謂五等諸侯各世傳其嗣子者也乃諸侯之卿大國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食百四十四人其大國下大夫食七十二人至于下士食九人而窮次國小國宜亦以是為差皆謂之祿蓋諸侯大夫亦有邑焉諸侯繼世象賢其嫡子生而誓于天子死則立之不待請而有其國所謂嗣也卿大夫之食于王者皆不得世其官死則子孫各食于其邑而已自非君命立之則不得專焉所謂祿也諸侯之大

夫其子孫爵祿俱不得世有降于天子也故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蓋卿大夫非用賢則必有功方其賓興賢能固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矣所以為教也及夫登之使在位必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有賢與功而不立不可也非賢與功而立之亦不可也故以賢與功者言之則文王稱仕者世祿不以賢與功者任之則紂曰官人以世詩裳

蒙者華曰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纔詔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所謂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豈夫人而可為哉春秋之時卿大夫之老且病其君必問後或死而與之立焉如祈奚之立午荀偃之立吳問而立者也仲嬰齊之嗣歸父叔孫豹之嗣僑如與之立者也故范宣子自言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句也先君守臣之嗣而韓獻子以厲公之亂無忌不能死辭不使為公族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是猶有先王之

典也乃豎牛之立叔孫婼公鉏之立孟孫羯惟其黨之所欲為尚何賢與功之云乎雖其邑許得自有而臧武仲據防以要魯公孫會自鄸而去曹之類適以為其强叛之資爾則三桓之弱公室有自來矣

大夫世祿不世爵成王戒畢公猶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以商庶士席寵怙勢故也而況世爵者乎武王數紂之罪謂官人以世自商以來病之矣季友初欲殺叔牙使鍼巫氏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

魯國不然死且無後螽大夫以罪誅者皆奪其邑不得世祿季友不欲顯正叔牙之罪而誅之使若以疾死然以不絶其世可也然僖之四年公孫茲已見帥師侵陳則牙之子也是甫終喪而茲已世其爵矣慶父出奔而死于外宜不得傳其後也而僖之十五年公孫敖已見帥師救徐則慶父之子也是世其爵者亦已久矣于時季友尚在彼身見兄弟之禍幾亡其國而僖公亦預乎其間矣若以宗廟社稷為心而不私其稱雖使世祿且

猶不可而乃仍其爵而與之乎明年季友卒而救徐釋

宋伐邾會洮之役凡十六年二人不再見葢齊小白方

霸故公猶得自為政然是歳公子遂始見而帥師如齊

如京師如晉伐邾終僖公之世皆遂為之而政葢在遂

遂亦莊公之子而僖公之弟至文之六年而季孫行父

見則季友之子也由是行父死宿立宿死意如立則宿

之孫也意如逐以逐昭公意如死斯立魯之為魯皆三

桓之子孫而季氏特其甚焉則季友立茲與救之罪也

故曰祿去公室五世希不失矣蓋自僖公始之也周公誅管叔放蔡叔而以蔡叔之子仲爲卿士卒國之蔡曰爾尚蓋前人之愆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而管叔之後無聞周公豈以私蔡仲哉以爲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則雖欲廢之不可得也使季友而知此則安有後世之禍不幸適自啓厲階而使其孫曾得以爲資春秋譏世卿而正季友生賜族書公子季友卒與仲遂之辭一施之深戒魯之所以弱歟

武氏子來爵狐也天王命之固非矣春秋以子繫氏正其為喪稱以見貶是所謂下成康猶未遠者周之典禮猶在也至公子牙以莊三十二年卒其子公孫茲以僖四年見公子慶父以閔二年卒其子公孫敖以僖十五年見其世禄猶在數年之後至襄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其子季孫宿如晉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明年正月其子孫速會莒人于向二十三年八月仲孫速卒明年春其子仲孫羯帥師侵齊皆未畢喪而春

秋無異文豈自襄以後政在諸臣父死子代皆既塟除
喪而即命之遂以為常乎周之典禮無復存者誅之則
不可勝誅故但不沒其實而著之蓋屬辭比事不待加
之辭而自見也
取國曰滅有宗廟君長焉毀其宗廟𥝦其君長故謂之
滅取邑曰取據其地以有之其為國者自存也故謂之
取取附庸之國亦曰取不毀其宗廟不𥝦其君長屬之
以附己而已故凡取而繫之國者皆邑也須句訾婁牟

婁長葛穀向繹是也取而不繫之國者皆附庸也舒根
牟鄟郚鄣是也何以知是五國之為附庸也襄六年鄣
蓋滅于莒矣至昭四年而魯取之則莒屬之以為附庸
者也以是推之四國宜亦然杜氏雖知鄣為附庸而謂
根牟為東夷國郚為小國者不能以例通之也公羊以
根牟鄟郚皆邾邑以魯背盟取之故諱而不繫邾夫邾
在宣成襄昭之間與魯迭為強弱未嘗不預盟會至昭
又挾吳婚姻以為重不應魯連得取其邑而莫敢爭其

言無所據也春秋正諸侯之相并奪以滅與取為辨而左氏于取邿又發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于取鄫發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春秋書取有以敗某師而取者有以伐而取者有以圍而取者豈有敗人伐人圍人之國而不以師徒者乎此但據莒不撫鄫叛而來為言然非實審有此自當書鄫子自莒來奔不應以魯取為文也公羊于取舒亦曰易也穀梁于取鄟亦曰易辭也而左氏于郤缺入蔡又曰凡勝國曰滅

之穀梁于滅夏陽言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則二氏以取為易之意與左氏同而左氏穀梁又微知其為國邑之辨而不能一也且春秋所正者諸侯相并奪也取之難易均罪也何有于書法乎或曰邑不言滅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巢滅州來何以亦謂之滅夏陽之滅公羊穀梁既言之矣此春秋之變文也以為疑故起問巢州來若邑也則二氏何獨無言乎凡外取邑不見于經故公羊穀梁皆謂外取邑不書說者以楚子伐宋取彭城

不書推之是已若莒人伐杞取牟婁宋人伐鄭取長葛僅兩見皆有為而書然必繫之國今以為如夏陽變文則事不類以為有為而書則不繫國然則是國也非邑也左氏及杜預誤之爾自成七年書吳入州來國曰入邑未有言入者左氏始言申公巫臣教吳叛楚于是始伐楚伐巢伐徐于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初不以巢州來為邑也杜預

遂以巢為國以州來為邑至昭二十四年左氏復言楚子為舟師畧吴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吴果踵楚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是在矣杜氏葢證此言而又忘其前以巢為國者吾謂審實有此吴併取楚之二邑春秋安得獨書巢不書鍾離乎尹戌之言不應終始與事適相契如此似是楚人附會妄飾之以為尹戌之美而左氏不悟其言不足據則巢州來參之以經言入而不繫國其非邑無疑矣始吴子遏

伐楚門于巢卒卒于巢而言伐楚者蓋巢州來皆國于吳楚之間方吳未與楚爭彊二國皆附楚則不得不先二國而後楚可及傳所以言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而寸重往來奔命而救之此輔車之勢當然也吳既得州來後遂遷蔡以成國豈邑而可為國乎

言天下之善至于無德可名聖人不强名名之斯小矣言天下之惡至于無罪可加聖人不强加加之斯輕矣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禮也禮之所以為禮者以有父

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也夫婦兄弟朋友猶之可也至于父子君臣人道之義盡矣而弒君之賊有以世子而弒者外無君也內無父也言天下之惡至是而極矣故春秋衆弒君稱國微者弒君稱人大夫公子弒君稱名氏至于世子弒無得而加則亦舉世子而名之爾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乃未氏而弒者則亦以名見而已衛州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而公羊曰曷為國氏當國也穀梁曰大夫

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是謂當氏而不氏春秋豈以是為義乎凡公羊穀梁言當國者皆謂為君也夫弑而篡者孰非欲為君楚商臣蔡般非當國者乎嫌者謂其非正嫡也夫既曰弑矣何問其正不正也齊公子商人鄭公子歸生皆以公子弑者也一篡一不篡春秋之文一施之而獨别于州吁無知乎蓋大夫而弑者異姓繫其姓同姓繫公子皆仍其實也異姓微者書以人同姓微者辭窮矣則非名無以見也春秋微者初

無同姓異姓之別至于弒則有父子之親焉有宗族之義焉不可以不別也此謂極天下之惡而不可加以罪者聖人不為之變辭以示貶也曽謂公羊穀梁而不知此乎

晉人弒厲公魯成公曰臣弒其君誰之過也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殺其過多矣且夫君者將教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

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于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皆是術也里革之為是言亦危矣以儆諸成公則可以施之後世則不可冠雖敝不加于足君雖不君臣可以不臣乎湯既勝桀而為誥曰予有慙德恐後世以台為口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猶復退焉此萬世君臣不可奪之義也然而春秋書弒君之罪有四大夫世子公子微者

既皆以實見不敢有加損然復有國弑者則義安在豈不曰吾所以治亂臣賊子者多矣抑為之君亦不可不儆乎則為之言國者若曰舉國皆弑之也夫人君者一國之所歸往也為之得其道且將愛之若父母畏之若神明夫誰敢有一不然其不幸至于犯上不道雖假手于一人而有出于衆心者君子安得不懼焉則里革之言其有近于書國之意但不可著之為說爾昔者伊尹雖相湯伐桀然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以五就湯五

就桀伊尹雖聖之任其不敢遽絶于桀如此孔子雖周臣而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推孔子之心而察春秋弑君書國之意蓋聖人所難言者其在周易于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春秋之有不可以言傳者也

天生物地成物天地不相為用則造物之功不全故雖天尊地卑而其道則一也君為主而臣佐之君臣不相為用則為治之道不立故雖君尊臣卑而其道則一也

古者為是故君臣謂之一體舜臯陶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惟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之相須是以君雖尊不敢以貴驕其臣曰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三者非吾所能為之重也天實設之而吾與之共也臣雖卑不肯以賤屈其官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必傳質焉然後為之臣二者非吾所能為之貴也我實非臣而不可以彊從也世衰道微有天下國家者不知察此而區

區事君爲容悅者亦不明其義故春秋以天地之大義而立君臣之大分臣弑其君則書曰弑其君某君殺其大夫則書曰殺其大夫某某上下之辭一施之示其無偏勝也其間爲之辨者君一而已故殺大夫者不以爵臣有貴賤不同故或稱名氏或稱盜至于或以國或以人則其所致意焉未之有異也夫然則亂臣賊子安得不懼暴君庸主安得不畏乎故曰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所以正萬世之爲臣者也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

所以正萬世之為君者也如是而諸侯敢專殺其大夫宜春秋之所深治也然而記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夫三桓雖强有天子在焉魯安得而殺之乎此非先君子之言也春秋諸侯之自為言也

遇禮之畧也朝覲宗遇會同六禮先王制為此名其隆殺厚薄必有別後世不可盡考其見于事者則朝以圖事宗以陳謨覲以比功遇以協慮此其辨也舉其尤大者言之故或通謂之朝諸侯小國事大國無四事之異

世衰而僭于是有即位繼好以相見者焉乃取天子總名而為諸侯世相朝之論亦通謂之朝其相見于隙地則又有會焉此二禮諸侯遂亦行之矣覲宗遇同則未之僭非不可為無所事為也公及宋公遇于清之類此非正遇禮取其朝之最薄者以為之辭爾魯昭公在乾侯所謂以遇禮相見者也尊者概欲以王遇之禮求之非矣公及齊侯遇于歸蕭叔朝公遇自遇朝自朝何以不言公及齊侯蕭叔遇于穀乎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此豈是禮之名季姬與鄫子遇于防此亦豈是為禮朝者期而見常也遇者不期而見非常也春秋所以書外遇不書外朝惟穀梁以不期而會為遇此說為最近

左氏曰羽父請師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其後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杜氏因其說而釋之曰翬不待公命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

春秋自莊公以前魯人不書族者五翬也無駭也柔也溺也挾也自莊公以後無聞焉而杜預釋無駭不稱氏

以為未賜族其説自為二果爾均為去氏春秋何以別貶與未賜族乎蓋左氏初傳經見書翬帥師相繼習見以為常因不復為説若爾凡帥師無非專者何為而不書貶乎以此見左氏之書固有非當時事實而遷就增損類如此杜氏可推之于後來而不可推之于無駭故又以未賜族當之則初未嘗得經旨也以吾觀之春秋固有去氏以為貶者然必見氏而後去之不如是不足以知去之為貶也若季孫意如叔孫婼是已左氏亦畧

知此故後又别立舍族稱族之法然而莊公以前凡不書氏者皆大夫而攝之者也古者五十為大夫未五十皆攝而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攝之與正宜各以是為别也莊公之前去成康為未逺先王典籍諸侯猶未敢盡廢大夫之未命于天子與當命于其君而年未及者尚或使之攝攝則其禮皆降而不敢同于正卿故春秋以去氏辨之則翬之五人者是也自莊公之後世日以亂王命不行于天下諸

侯之卿惟其君所欲與未必皆請之天子亦未必待年而攝吾嘗言之矣則正之與攝皆不可得而别此春秋之所無如之何則以大夫見者以大夫書之而已至于有見于貶而去氏者然後去之春秋亦必有示其然者也

隱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榖梁曰不書公子與于弒公故貶也榖梁葢不知大夫未三命不以氏見之例故妄言之且是時翬尚未弒公安得豫貶之

乎至于桓書公子翬如齊逆女以公子見則不為義何
休强通之曰翬稱公子者桓不以為罪人也隱書公子
益師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至于定書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此親逐昭公者惡莫大于是矣
反書日穀梁不為義范甯强通之曰定之得立由于意
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且以翬于桓書公
子為此二說皆穀梁所無有而范氏附會之也且天下
之惡一也豈有其君不以為惡而春秋從而亦不以為

惡乎若曰特為變例以示譏則使翬至桓而始三命得以氏見將何以別之而叔孫不敢亦定之大夫也非定之不惡何以亦書壬午卒此皆顛倒錯迕傳既失經注又迷傳安得復有春秋之旨也

討弑君之賊經書有三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邾定公之言也其傳之蓋有自矣在國中者無非其臣何臣見君之讎而不討者乎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是也然蔡人殺陳佗楚人殺夏徵舒非其國人也而與其國

人同書君君臣臣天下之大義也世豈有無君之國哉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告諸朝請討之齊臣非魯之所得討也以為齊之君猶魯之君則雖魯討之可也亂臣賊子不容于六合之内聖人之為法嚴如此然晉里克弑二君惠公殺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衛甯喜弑其君剽獻公殺之書曰衛殺其大夫甯喜乃與殺大夫同文而不加之以弑君之辭葢惠公之殺里克也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

難乎則惠公非為卓子奚齊討克也畏克之逼也獻公之殺甯喜也初患其專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公勿與知而公弗禁遂攻甯氏而殺喜則獻公非為剽討喜也畏喜之專也則亦殺大夫而已矣克喜之惡終不得正春秋書之非以寛克喜所以正惠公獻公也吾然後知聖人斷獄用刑必先正名乎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克喜之名可謂不正矣不

惟卓子奚齊剽之弒終無以正其罪使晉衛之刑皆如二人民亦無所措其手足矣桓五年正月陳佗弒太子免而代之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明年書蔡人殺陳佗則前伐鄭之陳人者陳佗也隱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完夏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則前伐鄭之衛人者州吁也春秋時弒君之賊凡朝王與從會于諸侯者皆免討陳佗亦既從王州吁亦既從諸侯矣而其殺春秋皆以討賊之辭書之知其

說雖行于當時不行于春秋楚圍曹負芻之徒得全其
生亦幸而已矣
衛人立晉吾晉以為春秋與之矣或曰所　貴于與者為
詢萬民而與其賢也故稱人焉以詩雄雉詩篇攷之則
衛君之惡未有甚于晉者何以謂之賢乎春秋不追書
方其立之必有與于衛人者未知後之惡也春秋假晉
以立大法義不專責于晉使天下後世知國無君有　詢
萬民而立之道爾不然乃當于穀梁所謂輩帥師伐鄭

不言公子為未弑而貶非春秋之意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葢孔子之志也

公羊穀梁皆作陳魚左氏作矢魚杜預解矢義遂以為陳葢見公穀作陳而左氏云遂往陳魚而觀之故云爾非也矢無陳義如臯陶矢厥謨之矢乃訓直而不隱審曰觀魚守當為漁不當為魚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使觀而得禮亦何傷乎葢古者祭必親射牲故各因四時之田而取之大司馬

所謂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之類是也而臧僖伯諫隱公始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末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射之為言益矢也豈隱公本以觀魚不因于狩而假射雉以為之名乎則觀正當為矢不當言陳是于義雖無大利害然亦以見先儒不曉經旨而以意揣量者每如此微僖伯之言則無以考也

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弓矢

共射牲之弓矢外傳載楚觀射父之言曰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所謂法儀者于禮無見獨公羊穀梁載四時之田有上殺次殺下殺之辨以為惟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田獵之獲亦以共宗廟則凡祭而射牲宜皆若是也益祭祀之牲充人掌之皆繫于牢所謂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者已殺之事也將祭必先射而殺之取其身自為猶主后夫人之春粢盛也矢魚于棠吾證

僖伯之言以矢為射蓋以是知古之壯必射也
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于子祭于孫止此穀梁為惠公仲子言也于禮無正文緣人情而推之庶子為君雖不得顧其私親然遂忘之則不可考仲子之宮隱公以孫為之春秋尚許焉則及其子固禮之所宜有也禮別子之妾母皆得祔而祭故士大夫不得祖諸侯則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于祖姑妾不得體君則祔于妾之為祖姑者無則推而上之取其

一可祔者夫衆妾有子猶得祔妾祖姑之祭豈有子為君而反不得祭乎然至孫而止者為其不可傳也盖孫于妾祖母無傳重之義故及其身伸恩而已不傳重則恩殺此其無可奈何者也禮有降有殺有宜有稱為人後者受重而尊服為其所後三年而不敢貳斬而為報則為其父母期非薄于父母也不得已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代之禮不相

沿襲至周而大備不可以復加矣然而孔子以為禮失求諸野而儒者之記或謂孔子嘗問禮於老聃以曾子問攷之葬不為日食反下殤不得斂於宮中三年之喪雖卒哭不可從事於金革孔子自謂聞於老聃者三則亦信而有徵矣先王之禮至孔子時固有亡而不盡傳與雖傳而非其舊者雖孔子不能盡知也而況其下者乎君子不幸而遇之者不可以亡禮而遂廢則有時而以義起也故出母而死人道所不免也而不喪出母始于思

主王姬而遇其喪理之所應有也而服以大功始莊公師學焉而亡義之所不可忘也而若喪其父而無服始子貢夫是三者豈先王畧而不為之制殆有焉而亡之矣後之君子知其不可以終廢而為之作而合于義君子取焉或曰亡乎禮或曰變之正作而不合于義君子取焉夫君子何所用其情哉亦質諸義而已矣然則庶子為君得為其母築宮有不獲為而及其孫亦將從之如其子者義之所當為者也考仲子之宮固君子之所

與也

公羊穀梁析初獻六羽與上考仲子之宫為兩句故俱言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以獻六羽為僭而穀梁又别出尸子之說為天子諸侯皆用八佾以獻六羽為始厲樂尸子之誤固不待言也然不知公穀以為僭者仲子宫僭耶羣公廟僭耶為羣公廟僭則魯之用八佾久矣禮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家駒曰諸侯僭于

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皆天子之禮則魯至于昭公之世羣公之廟固未嘗殺八佾也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蓋季氏以大夫祖諸侯故公廟設于私家因魯所用而用之爾則謂之始僭樂者以為魯廟前皆用四佾自隱而始僭六佾可乎以為仲子宮則就二氏言魯羣公廟既用八佾隱公能知其僭而殺之以六佾則雖猶僭諸公然于魯所用樂則

已殺矣不得謂之始僭也諸公諸侯之樂本無異吾固言之矣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此之與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有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之類正同此不為考仲子之宫言為獻六羽而以考仲子之宫見之安得析為二句乎以理推之仲子惠公之妾母而卒于隱公之初惠公既不及築宫而祭若隱遂廢而不舉則仲子終不得而祭矣故隱公為之築宫春秋許焉葢父卒為祖後者為其祖母三年于子所不得行而孫承之禮之以義

起者也故春秋不書立仲子宫以為貶而但言其考者用是以識獻六羽也樂象功者也婦人本無樂雖天子之后諸侯之夫人亦未有特為樂者配于天子諸侯之廟則固得而用之爾惟周特設姜嫄廟奏夷則歌小吕舞射大濩以享先妣此非常之禮後世所不得通用也今隱公以義起而成仲子宫可矣安得遂為之樂而以羽數為問哉不問佾數而問羽數葢知婦人無所事于武而去干舞然不知干舞不得用則羽舞亦不得用故

春秋從而書之不曰六佾而曰六羽使仲而知此則曰婦人無樂庶幾其近正而但知羣公廟用八佾之為僭而告之以六佾此春秋所以書也妾母之立宫前乎此宜有之矣而未有用樂者自仲子而始有樂故謂之初獻魯之妾母五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兩定姒也自成風致之為夫人而敬嬴與襄之定姒亦稱夫人則魯之妾母自成風無不致之以配其主者也惟哀公之定姒卒于定公之末而不暇致其為宫用樂與否未可知然

春秋以仲子一見譏而已或曰祭未嘗有無樂者是不然禮自玄冕所祭而下羣小祀皆不興舞妾母之廟使公子祭則與正廟異矣何害其不與舞乎

初獻六羽義不在六羽吾固言之矣古今學者但一述于魯八佾之事故横生其義卒不可解且衆仲言天子用八佾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豈先王之常禮記曰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賜諸侯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則以鼗將之蓋諸侯本無樂必有

德而後賞焉是亦與賜弓矢而征賜鈇鉞而殺者同義故廵守攷制度于四嶽變禮易樂者且有誅矣其羽數非天子賜之則諸侯亦安能自為之乎諸侯且無樂况于婦人而隱公設之于仲子之廟則孔子所謂禮樂自諸侯出者春秋書之但記諸侯不得自為樂而始于此一罪也婦人不得有樂而始于此二罪也故曰初與初稅畝之辭同四羽六羽之云疑亦未必為衆仲之言學者又謂初者有終之辭亦非是魯妾母自仲子後未甞

復有立廟者何用見其有終初稅畝亦未必傳于後世也公羊穀梁皆以初為始近之矣而不免同謂之僭諸公非特不知春秋之義亦自不知五等諸侯之制也城中丘凡城二十九惟莊之城諸及防文之城諸及鄆皆十二月為夏之十月與僖之城楚丘以正月為夏之十一月合其時制者三而已其二十有六皆非時然未必止議其非時也國語載單子之言曰先王之教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又夏令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謂水之昏中建亥之月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謂心之晨見建亥之末也故左氏以龍見戒事火見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為例要之戒事于建亥之始畢功于日至之終十月十一月皆土功之時所以定之方中詩言得其時制然而城郭雖立以為國而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于無事之時不待有事而為之固也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然則是道也雖如沈尹戌者其猶知之而况春秋乎魯凡非時而城多出于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强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爲也夫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以千乘之國事至而旋未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譏也楚丘之書蓋自別見故雖時亦書而莊文十二月而兩書者蓋雖得其

時而連二邑則亦以其有為而困民力故也公羊言邑無百雉之城以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鄭祭仲言都城大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公羊言之則所謂都城不過百雉者諸侯之城制也以祭仲言之則大夫之都蓋有三等之辨而魯叔季氏至自墮費墮郈則他皆過其制者亦可類求也

築與城公穀皆不為例惟左氏于築郿曰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而穀梁于城

楚丘言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又于築鹿囿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詳穀梁之意似亦城别大小而左氏則其以先君之主有無為辨然于郿先言非都則又似縣以都言城邑言築略與穀梁同旣爾則又安用以先君之主辨之乎杜預知其相戾故引周禮都邑之異而曰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吾謂左氏蓋不知周制都邑之異而妄言杜氏又從而附益為之說何者周制

王畿四井為邑自是其地四四而三之為都載師又別大都小都皆畿内公卿大夫之采地也諸侯之制宜畧視此都邑之名宜不可得而亂大夫不祖諸侯則安得邑而有先君之主者哉左氏但見魯三家皆有桓公私廟故城費言城遂以為凡邑之例皆如此其不知禮甚矣且城小穀左氏曰為管仲也杜氏謂齊邑為管仲城之城漆乃邾庶其之邑是無先君之主何以亦言城蓋邑雖小亦必有城也第創築則謂之築如築臺築囿築

王姬之館之類新舊則謂之城如城中城城西郭之類初無是城也而始為之所以言築城固舊矣因而新之則城而已其理明甚左氏既失之穀梁亦未為得也

齊年稱弟先王嚴適庶之公為其為長子者正體于上將代已以為宗廟主所傳者重也故喪服子為父斬衰三年父為長子亦三年至庶子則降而為大功矣而庶子以其不繼祖與禰則雖其長子亦不為三年然是說也施之于父子不施之于兄弟蓋兄弟雖有適庶其為

父則一而已矣禮曰大夫之適子為昆弟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皆期豈有以適庶為降殺乎故曰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子故有東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異居而同財有餘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先王以是教睦也春秋書兄弟豈有適庶之辨歟凡公子之為大夫當以氏見以國事見則書公子以兄弟見則書兄弟天子諸侯絶期故無兄弟之服乃其情則自天子達于庶人

未之有異也是以天王殺其弟佞夫首見法焉有愛之而溺其私如齊侯之弟年來聘者非所愛而愛未必不害之也有任之而非其事如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者非所任而任未必不危之也有事之不盡其道而至于死如盜殺衛侯之兄縶者則其為恭者怠也有撫之不盡其恩而至于離如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者其為友者廢也亦有反之而責其人者焉則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是也故頌文王之徳至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正家者定焉推君陳之徳至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而為政畫焉太上以徳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富辰其猶知之是以知周公封建親戚之意而推召穆公為棠棣之義此春秋所以謹之歟而公羊穀梁皆以母兄稱兄母弟稱弟為之辭此殆論適庶不論兄弟非先王親親之道也如衛縶為輒既不知其守誤又遂附益之以為有疾不得入廟亦可證其

說之妄矣

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以大行人考之王之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鄭謂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十一歲又徧省焉而無所謂聘問者其前乃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徐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而不及

存省鄭氏判時聘殷頫皆屬諸侯自問以下方為天子之事是天子于諸侯無聘也則春秋安得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歟吾以為不然存頫省者歲之常禮也聘問者不時而非常者也聘主結好問主諭志其事不相遠而大小不同故曰小聘曰問而頫則專主除慝也蓋頫有二有三歲之頫有除慝之頫别而言之時聘殷頫閒問有三合而言之問包于聘中聘與頫為二故典瑞言瑑圭璋琮璧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

璧琮八寸以頫聘蓋常禮不用玉非常則用玉也然則大宗伯復言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者何也先王制禮不以一端聘雖主結好而所致意者在問頫雖主除慝而所致意者在視大宗伯尊也故言其意小行人卑也故言其事互相備耳何以知之終春秋之世王臣之聘魯者繼八見隱一君而再聘桓一君而三聘自桓至僖歷三君而二聘自僖至宣又歷二君而一聘自宣終京歷五君而無聘則周之諸侯自宣之後不復聘矣以疏數

則不倫以廢興則不常此春秋之所以書也

南季王大夫五十而守者也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先儒以政為一官之政周官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而謂之卿中大夫下大夫始曰大夫如小宰以中大夫宰夫以下大夫小司徒以中大夫鄉師以下大夫之類此皆佐其長以與一官之政者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

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葢政與事異必五十而後爲大夫若非父服官不可爲也故二十而冠敬其名而立其字如孔鯉曰伯魚之類猶以魚稱焉至爲大夫則又敬其字如榮叔南季之類但稱伯仲而已所以尊之也其食于王畿始有采地雖未得臣其吏民而有家矣謂之家邑此先王之所以謹也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男子二十而冠大夫五十則無所用冠禮矣若有賢

才年未及而試以大夫之事則服士服而行士禮故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禮之及此蓋是時有不待五十爵為大夫而後冠者是以繼之言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傷其所由來者漸也

鄭伯伐取之此其事必有異于常者故春秋變文以宗之所以震駭後世以動其心凡經辭不以例言者類如此且伐則不取故不言取取則非伐故不言伐二者常道也若内伐僖書伐邾取訾婁宣書伐莒取向公孫歸

父伐邾取繹與外書莒人伐杞取牟婁等二者皆並見蓋伐者討罪之名取者貪得之名伐國而取邑不正其以討罪為名而以貪終之著其志取而假伐也今宋衛入鄭雖過矣然得而不居其于鄭猶有恕心焉而鄭復怨之深乘其暴師于外之久雖益蔡而戴未服三師必憊遂伐其後而覆其師其不仁不已甚乎夫伐國而取邑尚不可况以一國伐三師而盡取三師也則義不得與前同辭若從皇瑗罕達但書取宋師衛師蔡師則不

見乘其入鄭之餘伐戴之際此其所以為異辭也左氏傳事微知之而不通經故雖知為取三師而妄加之以鄭伯圍戴與蔡人不和之故公穀不傳事故例以為易辭直意為我取戴且鄭以入其國之役常情當以三國為怨豈有反佐之而同伐戴乎鄭果因三師之力得戴何以三師不分有其地而鄭獨取此皆理之不可通者也

春秋書伐取之事但記時言秋而不記月此吾所謂著

其久者也三家亦自不知此意公羊穀梁專以日月為例至是反忽之蓋特迷以取為易辭故拘一偏以為例亦坐不知事之故使少知之必能警矣左氏經外衍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杜預謂三國之師在戴故鄭伯合圍之此正非左氏意詳左氏似謂三國已得戴鄭伯復圍戴取三師于其國内如此乃當言入戴不當言伐戴此皆不通經故進退無據詳杜氏乃當如吾意但杜預溺于黨左氏不知其乘三師之伐戴而遽伐之非合

三師而共伐戴也或言先書三國伐戴後書鄭伯伐取之鄭伯之伐即戴蒙上文故不別言戴亦非是凡經蒙上文必須同出一事故非有褒即從省文三師與鄭自是怨敵安得與一事同例也

春秋考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考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天子諸侯踰年改元即位不明見于經杜氏以尚書顧命言之而不終其說以吾攷之顧命始言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非正室也是時固已嗣位為君矣而未受冊命也七日而受冊命王麻冕黼裳

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卿士邦君所謂即位者即其常位也王所謂由賓階躋者以殯在阼階不敢當王也阼階且不敢升則未敢躋乎王之正位可知矣故受命而見羣臣出在應門之内應門之内者路門之外也蓋古一年之間不二君故嗣位于柩柩前而受冊于殯猶以先君之辭命之若曰吾君猶存焉爾應門之内諸侯再拜王亦答拜不純乎爲君也虛先君之位而不敢居終先君之年而不敢改不幸而死謂之小

子王不成其為君也至于明年天道一變矣以為曠年不可以為君也然後即于正位朝羣臣以稱元年遂以成其為君者自是始是雖不明見于經而其制則明矣然公羊言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而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封内三年稱子則此在當時已無所據但更相推見爾宜學者之所難言也

諸侯踰年未有不即位者有書不書則春秋之法也猶

之未嘗無正月而或不書正月未嘗無王而或不書王
而說者乃以為公不即位故不書夫位者日朝羣臣而
正其為君者也不即位則終其世何所居乎其端蓋起
于左氏隱傳曰不書即位攝也莊傳曰不稱即位文姜
出也閔傳曰不書即位亂故也僖傳曰不稱即位公出
故也或言不書或言不稱杜氏因謂不即位者不行即
位之禮書與稱一辭也夫君莫大于位位莫大于即位
所謂即位者亦不過正南面受朝而已謂公出不即位

猶云可也若曰文姜出與亂此何預南面受朝之事而不得行其禮不行即位之禮則元年何自改哉此蓋左氏不明隱不書即位為正隱莊閔僖為繼弒君之意求其說而不得故各隨其意而妄為之辭不若公羊穀梁之得其義此春秋之始事而謬誤已如此則公羊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可信不誣也

即位人君之道也有其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始皆不可以為君春秋莫大乎正名莫謹乎正始二者立

而位存乎其間矣上不正名下不正始雖有其位未有不招簒奪之萌而啓陵夷之漸者也故君薨嗣子雖在喪次必先即位于柩前不以爲無哀有其名者必正其位也明年雖喪未終必朝廟行即位之禮而改元不以爲不懐有其位者必正其始也踰年不即位則無時而可即位矣如是謂繼故不即位可乎彼簒弑而繼與弑而立人者雖冒天下之大惡然告于國人赴于諸侯必不自謂吾身親弑之亦將有藉口以爲之言者如桓使

翬弑隱于寫氏桓立而討寫氏有死者慶父使僕人鄧扈樂弑子般既弑誅鄧扈樂以歸獄若禮不應即位而自以為無不忍于先君而即位是自暴其惡于衆亦豈情之所宜哉

繼故無不即位之理吾固言之矣或者猶有疑焉吾不知此先王之禮耶時君之為耶凡故未有非弑簒者也以為先王之禮則豈有聖人為禮而逆開簒弑之路以待後世行之耶以為時君之為則繼體承統正名分以

討有罪與區區小不忍廢先王之典而忘正始之道孰重正春秋之所誅也左氏初不曉此故于隱莊閔僖四公妄為之例杜預載穎氏說案後漢書儒林傳穎容著春秋條例五萬餘言杜預所引即其說原本訛顏氏作穎氏今校改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皆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此其言是矣但不知穎氏言不書者何義而杜預從而攻之以為若實即位則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此以黨左氏隱讓之論則可也既不知經則無足與議公穀雖知繼正繼故之辨而穀

梁以為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如此是亦時君之為爾惟公羊于莊言君弒子不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于宣言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以是知為春秋不書然曰隱子亦非是左氏知經不書而不知為繼故穀梁知繼故而不知為經不書公羊雖近而隱子之義亦不盡信乎學經之難也

繼體之君踰年即位改元杜預以為諸侯每歲首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非也禮曰喪

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宗廟不預也
則遭喪朝廟之禮廢矣為其不可不改元正位故變而
特朝廟焉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
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此改元朝廟之禮也其曰元祀十
有二月者以夏正數之乃商之正月也若其次年則固
未之行矣詩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訪落嗣王謀于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皆言惟予小子古者天子在喪皆
稱予小子此亦朝廟之證惟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

廟乃為免喪之朝每歲必朝廟與在喪次年不期廟皆禮之常故經亦不書

踰年朝廟以吉禮行乎以凶禮行乎以吉禮行也古者席蓋重素苞屨扱衽厭冠書方衰凶器皆不入公門則衰麻不可以接弁冕穀梁固知之也其變而用吉禮亦不得已而以義起之歟吾何以知其然顧命成王之喪康王入翼室麻冕黼裳由賓階隮以受冊命既畢而後釋冕反喪服此即位乎喪次之禮也喪次猶以麻冕黼

裳況朝而正喪次之位乎後世所見者惟士喪禮而天子諸侯禮不傳是以學者疑之而不知顧命春秋正禮之所當據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三家皆以為魯朝宿之邑吾固以為東遷之後諸侯無復皆朝王而桓王之時諸侯背叛天子何暇更以周公功德而賜魯以畿內來朝之邑必不然也且既曰許田則許之田而已謂之邑可乎學者知其非而見詩有居常與許為僖公之美則又謂魯自有

許鄭伯之所假者在是故僖公能再取之而頌以為復周公之宇疑近似矣亦不然凡春秋内取舊邑未嘗不見于經僖公誠能取所假安得不見經乎今之所假亦不得不正言許以包田而徙謂之許田也以吾攷之許莊公之奔魯嘗與鄭入許矣鄭莊公中分其地奉許叔居許西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許東偏是葢屬之以為附庸許固自在也其與魯共取之者特許之田爾許近于鄭鄭既有其半又欲併魯而得之故以璧假焉恐諸

侯之言擴其地也春秋所以正名謂之許田歟許田之為言猶郜鼎也郜鼎取之宋不可曰宋鼎故挈郜鼎以罪其取人器及其薦于太廟也曰納焉知周公之弗肯受也許田取之魯不可曰魯田故挈許田以罪其取人地及其復以與鄭也曰假焉知鄭伯之不得受也鄭既兩得之而許之為許者無幾矣雖後許叔復入許以合公孫獲之土然鄭之有其田者終莫歸也故楚子嘗謂昔我伯父昆吾邑于舊許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而

王子勝謂鄭以許爲余僻邑此可以證矣推是以攷三家之言其可盡信哉

王制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按元士受田視附庸則不滿五十里之邑也賈氏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皆有朝宿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愼謂

周千八百國皆有朝宿邑盡京師地不足容此其言是也公羊之説自不得行若謂有功德如左氏所言亦未盡蓋必為方伯者而後得賜焉魯鄭固嘗為方伯而傳其後者然遂以祊與許田附益之亦非是許在畿內方是時周雖衰王畿之地猶得自為主桓王與鄭莊公貳取其鄔劉蔿邘之田而與之蘇忿生之田鄭不敢違豈魯假王畿之地與人不請于王而王聽之鄭不受于王而敢自取畿內之地乎必不然矣此吾所謂不得于事

則度于情者雖有三家之言而終不敢以為信也或曰魯頌言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周公受封之地本自有許即朝宿之邑也桓假于鄭而僖復之故詩云爾此似是而非也古者邑名與國同者甚多向國也而莒邑亦有向秦國也而魯邑亦有秦今取向國之田而謂之取莒邑取秦國之田而謂之取魯邑可乎審僖果能復桓所假之地則春秋自當如取濟西田取汶陽田書于經則魯頌所謂許者曰為受封之地則可非許之田

亦非朝宿之邑也

近郊遠郊各五十里總百里統謂之郊即六鄉之地爾雅所謂國外曰郊者也郊之外曰甸亦百里即六遂之地爾雅所謂郊外曰野者也六鄉之內農夫所食之餘則有廛里場圃宅士賈官牛賞牧之田凡九等蓋此九等之人非農夫亦受田則使人耕之不可責以公田故各為之差以征之征者稅也六遂之內農夫所食之餘則有公邑此田之在公家者如籍田之類天子使大夫

治之則縣師是也大抵王畿五百里郊甸稍縣都各百里而郊特分遠近各居其半故近世學者多誤以近郊為六鄉之地遠郊為六遂之地至于甸既非鄉遂又非公卿大夫之采地則莫知所名此攷禮不熟之過也周官載師言之甚詳鄭氏賈氏釋之亦皆有理是不得見于經猶幸得之于先儒者諸侯之制雖不可知然以王畿推之亦可槩見所謂四井為邑者井方一里四井為四里此四四而積之以名其地者爾未必皆城郭也所

謂公邑家邑者公邑縣師之所治家邑王大夫之所食則必有城郭焉故有公邑之田家邑之田都又有大于邑者故又有小都之田大都之田此田與都邑之辨而春秋書鄭伯以璧假許田取汶陽田取濟西田之類本不與邑對但記其田而已若取鄆取讙及闡之類皆邑也或取邑而田與之俱或不盡取其田舉其大者則田不必言也公羊于璧假許田發例云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夫地各有經界均以四井為邑則一邑之

田固不得增損若所謂許田者許之田爾何以為田多豈取許田而又取旁邑之田乎取鄟者鄟一邑爾何以為邑多豈取鄟而又取旁田之邑乎

大水公羊不為例左氏以平原出水為大水穀梁以高下皆有水災曰大水夫高下皆有水雖堯之懷山襄陵無以過也何遽至是乎謂平原出水則水不必平原出也魯弔宋大水之辭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蓋凡久雨霖潦積于汙下或川澤泛溢而為麥苗之

害皆大水也故凡春秋書大水皆在秋謂夏之五月六月七月水潦方降大雨時行麥已成而禾方苗秀之時也其書夏大水惟桓公一見而已二月至于四月農事方興或害于布種而不常也故不屢書冬春則雖大水不為害故不書而霖雨亦不書蓋雖霖雨不為災亦不必書若為災而書大水則霖雨不必見舉重也書大雨震電者以大雨而見震電之失時也書大雨雹者以大雨而見雹之為災也非為雨也而左氏于大雨震電誤

以為大雨霖以震為例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不惟非經所有雨三日以上蓋不勝書矣杜氏附會遂以經無霖字為經誤豈特黨傳疑經之罪兼不知經也

孔父仇牧荀息是三人其死于難則同其所以死于難則異與夷與捷者孔父仇牧之君也孔父仇牧者與夷與捷之大夫而與之共天位者也不幸而有督與萬之難孔父仇牧不死而誰死之乎先殺孔父而後得行惡于其君復殺仇牧而後得施于君者無以遏其惡則盡

臣之義而不愧其君者孔父仇牧也故春秋正弒君之賊而得與其君並見曰及其大夫孔父仇牧者所以立天下之為臣也乃荀息則非從君于昏而阿其為不正者也方獻公之使荀息傅奚齊也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知獻公之以奚齊委息也姑傅之使保其身耶將遂君之耶息之許獻公也姑傅之耶遂欲君之耶不可得而知也然既曰

傳矣正獻公欲君奚齊正不正非息之責也則亦使無媿于傳者而已獻公死而奚齊立里克欲殺奚齊而息不從既殺之矣又為之立卓子不克而遂死焉則息亦盡其傳之之道而不愧其君者君子所以得與孔父仇牧之辭一施之也孔父仇牧以執政論之也荀息以傳論之也齊莊公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君子不責晏子之不死者不當其任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夫子雖許管仲之不死而未嘗不許召忽之死夫能為管仲于春秋之時則可于春秋之法則不可此春秋所以不以管仲不許名忽之意也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曽子其知之矣是三

人者事不同而其義同此春秋一施之而無異辭者所以盡人臣之道也弑君未有言及其大夫者惟孔父仇牧荀息三見左氏號據魯史宜得事本末為詳而孔父仇牧事不惟甚畧兼反亂其實如孔父誤以義形于色之言意之為殺孔父取其妻公怒督懼而弑遂妄為義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君此既不知事又不知經謂宋萬弑閔公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若然則孔父當以不閑其家而禍其君仇牧自為兩下相

殺法不當見經則何為而録之乎惟公羊得其事詳故能盡經意疑必有所受之穀梁畧聞其說而不盡故皆以孔父仇牧荀息為閑也夫孔父以氏字見仇牧荀息以名氏見皆卿而執政者也國之安危君之存亡盖以身任而與之俱者焉季氏欲伐顓臾孔子責冉求不能救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彼陳力就列自一命以上猶若是而況執國之柄者乎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

吾死安歸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君子不責晏子

以不死者謂其非執政以公羊攷之孔父正色立朝則

人不敢過而致難于其君故督欲弑殤公而先攻孔父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則孔父

者與殤公俱為存亡者也宋萬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

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碎

其首菑著于門闔則仇牧者亦與閔公俱為存亡者也荀息立卓雖不正然荀息立之亦既踰年而國人君之矣荀息以名氏見是亦正卿也知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其言以為信而死卓難則荀息亦與卓俱為存亡者也且春秋之時弒君多矣有臣如是三人者乎夏徵舒之亂公孫寧儀行父從君于惡者也陳靈公之弒能假楚而討賊春秋猶許陳得納而況此三人春秋以為此與其君俱為存亡者故得與其俱見所以正萬世君臣之

義也左氏既誤以孔父為助惡卓之弑尚以斯言之玷
罪荀息嗚呼尚可與言經哉
孔父以字見學者為之說多矣穀梁以為為祖諱其陋
固不待言亦嘗以宋二王之後得備王官者觀之乎孔
子曰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以正魯郊為周
公之衰則二王得備天子之禮有自來矣故內有三勝
王后之制也外有六卿王官之制也吾嘗言之矣則司
城司馬皆得以官舉與宰周公之見于周者同也然則

孔父亦四命之大夫與周之家父同歟孔氏也父字也夫魯以得置孤卿而單伯見單伯非魯所得有也鄭祭足以入為王大夫而以祭仲見祭仲非鄭所得有也學者不疑二人而疑孔父其亦未之思歟

會稷目成宋亂左氏既誤載孔父妻之事固不足與言義而書以郜鼎賂公之事據史文猶得其實公羊但以諱言之夫諸侯之會多矣初未有目事者此特目成宋亂不于是求之而徒論諱之遠近桓之大惡固不一豈

皆以遠而暴之乎穀梁以公為志成乎是亂而取不成事之辭加之以為君子無遺内惡之義春秋固未有虚加之者實不能成其亂而謂之成理豈有是哉左氏見其事而不明乎經二氏既不見事又不明經是以兩失之也經目事惟宋為然執宋公釋宋公宋災故與此而四吾嘗言其然矣平者成也宣四年平莒及郯傳左氏固著之諸侯凡侵伐而不言勝敗或伐者取成而還或受伐者行成而罷皆見于左氏而其所謂成者未必皆

當也特言其已事而不終其役而令宋之亂諸侯固將討督之罪果能誅督與蔡人殺陳佗同書善孰大焉今四國皆受其賂必歸惡于殤公而錄召莊公以為功莊公亦必德立己以為之請遂恕不討而因使之相宋公是亦與行成而還者何異春秋以宋之故特目焉夫既謂之亂固不可不正而反于治豈有但平之而止者乎先王有取亂者矣亂則滅之是也有救亂者矣亂則援之是也未聞有成亂者亂而平之既不能救又不能取

是與之也四國之罪尚可逃乎

崔杼弑齊莊公晉侯濟自泮會諸侯于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諸侯魯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春秋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此與宋督弑殤公諸侯同討

宋督以郜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公春秋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者何以異同以賂免也然春秋目宋不目齊吾然後知春秋致意于宋者與他國異也夫弑君見討而以君說必有加之辭者矣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為霸主者其可受其辭乎為其賂也于是乎釋之左氏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此宋人之辭也齊亦猶是乎

春秋挈之曰以成宋亂以之為言穀梁所謂不宜以者可施之于此矣未有弑君可以成而平者也春秋之意予服惠伯獨知之故言君舍有罪而惠小國雖叔向不能答焉其畧而不言者齊賊不討而崔杼得存知諸侯之無能為也雖有異于宋之辭而其罪則與宋等矣胥命三家皆以為善故荀子亦曰詩譏屢盟春秋善胥命荀卿之學學者以為出公羊故云也即春秋之時言之諸侯以好見于國中則曰朝有不協而相見于郤地

非盟則曰會令以好則非朝以不協則非盟會曰結言而退謹言而退者何所言耶且既謂之命則必有事曰不盟可也而命之當否春秋安得不正而但以其不盟遂以為美耶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命天子之事非諸侯所得更相為故曰為天下主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穀梁亦既言之矣今諸侯而

兩相命獨不以不臣正之乎以吾攷之齊侯者僖公也衛侯者宣公也管仲對楚之辭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此齊之舊也詩旄丘言責衛伯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毛氏謂康叔侯爵令曰伯時為州伯此衛之舊也蓋方是時周室既衰天下無伯諸侯無所從僖公宣公各因其舊不請

于天子自為方伯之職而更相命此春秋所以譏爾旄丘之作疑在受命之後是以詩謂之衛伯而黎之臣子得以責之不然孟子曰齊桓公葵丘之會自一命至于五命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春秋但書會而不書盟何以不與其命乎桓公之霸受于天子所謂命者蓋以天子之命命之則無嫌其稱命也故與鄭伯與虢叔同謀納周惠王事云胥命于弭其意亦若以為結言不盟者其不知經可知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魯使其宗卿逆女者桓之公子翬宣之公子遂成之叔孫僑如也然其至也桓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而宣則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則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翬不言以而遂僑如言以何也以之為言制之在我也故乞他人之兵而已用之言以劉子單子挈王子猛居于皇言以尹氏挈王子朝入皇城言以夫人者吾君之配而國之小君也豈大夫所得制哉翬受命于桓奉之而歸也故以重書夫人至而

不及輩宣公遂之所立也遂既私于敬嬴欲殺其嫡惡及視而立宣公為之請于齊則將以結齊援而請昏者遂之為也故不待終喪而亟請于齊穆姜之逆其在遂而不在宣公乎叔孫僑如亦通乎穆姜者也成公立十四年而未娶僑如方逼穆姜使請于公以去季孟雖仲孫蔑季孫行父莫如之何其亦必假穆姜之故以亟求于齊出姜之逆其亦在僑如而不在成公乎故春秋皆特書以見制之在二人也魯之治家所謂不可道者也

而莫甚乎遂僑如蓋與衛公于同惡而皆專其國政雖其君不自為而聽命之不暇故夫人也將與共承宗廟社稷之重古之人蓋冕而親迎而大夫得以制之尚何以治其國乎

古者歲與年異于文步戌為歲則歲者以戌一周為言也故凡論日者皆舉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記朞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年以禾為節則年者以禾一熟為言也故凡論月者皆舉年禮三年之喪記二十七

月之類是也然則年者適在未熟之時矣故有年言年而不言歲也

古之帝王莫嚴于事天故凡言人事未嘗不以天道參之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類著其必然其辭晝而不隱至商而其俗積弊舍人事而證于鬼所謂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其民之弊蕩而不静者也故天人之學孔子始畧而不盡言使學者以意求之而已

春秋所以書災祥而不著其應如有年大有年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纔各一見有年在桓公之世大有年在宣公之世夫有年者無年之對五穀熟為有年大熟為大有年自非凶荒饑饉無非有年者故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今以大熟為不常得而書者也然亦不應止一見若有年則不勝書何獨見于桓公乎蓋桓宣皆弑君而自絶于天宜天降之殃而不畀以有年者適幸見之故各因其事而一見爾不專為有年大有年設也與詩

甫田刺幽王而言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繼之言自古有年而終篇但言有年者同此乃孔子之深意學者初未嘗論其世不然豈終春秋獨此二年為五穀熟乎吾微發其端而不敢盡亦以存春秋之旨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春秋考卷六